



扫描二维码“掌上宝鸡”，查看更多精彩！

天水

中坝的细碎时光

◎卜进善



我去中坝寻找100多年前的一些事。逶迤的碧玉峡两边山峰起伏，公路两边是或薄或厚的树林，等公路分岔，我向左侧的一条分岔道路极目望去，它也掩映在山弯的丛林深处。马向导选择了左侧略窄小的路。车身擦着伸向路中央的树枝和树叶，响起男人在路上蹴碎石一样的声音，也若一个女子纤细的手臂抗拒黑暗时骨骼爆发出的声响：沉重而又如若游丝或者哀婉决绝……

光绪三十四年，一封札从中坝寄往我所在的城市。寄信人在信中向东家汇报了中坝货栈的经营账目，其中列出玳瑁茶镜一副，眼镜盒一个，合纹银五两七分，八宝退云丹五钱计贰瓶，合纹银贰两六钱，一并送给李大人。在这份详细的账单之前，他还向东家报告：“这些日本埠权势似有变之，惶恐乱攫，生意实是不满，令人亦是难测（测）……”生意的清淡，时局的不可预测，让这位掌柜抗拒。

戊申猴年，38岁但已经坐了34年皇位的光绪皇帝驾崩，宣统即位。当年，这个诡谲的变化，以及事前的征兆曾影响过中坝这个小地方没有，我不能确认。从这封信札的内容看，再偏远的地方，也逃脱不了时局的影响，逃脱不了权势的淫威。时局对某

个地方的影响是或早或晚的事，而权势的淫威不分时间、不分地域。我之所以对戊申年的这封信札感兴趣，还缘于对百年前的那种商业模式以及对它所涵盖的一些内容的兴趣。据我所知，与我毗邻的叫中坝的地方有两个。远的一个在四川，近的一个不足二百里。我先奔近的一个去。

窄小的路引我进入一个村落，我下了车，马向导活跃起来，他脚下的黄树叶和少许泥土遇到老朋友一样，也把快乐的触角伸向我。

巷道尽头的院落并不起眼。如果路过也就路过了，但我们进去了。那院落若以新旧衡量，它显然在月勾星的隐约之列；若以视觉的张力与平淡判定，它显然是在风沉露的漫漶隐逸之中；若让时光雕磨与选择，它所呈现的又是和风暗斗的那种阴柔、舒缓、张狂、多彩，以及无穷的隐忍内容。穿过鹅卵石小径，贸然进入正堂，黑咕隆咚便是对贸然闯入人的警示。好在右侧大炕上有人招呼，随即又是啪嗒一声，悬在大炕上空的一只暗暗的电灯亮了，炕上的两个妇女下到地下，让我们上炕。这是当地的风俗，我很能理解大炕对一家人的作用以及上炕对客人的尊贵表示。我没有上炕，只是从感觉中觅到招呼我们的妇女下炕的位置——她匆忙中碰到了模糊的硬物，我举起相机，轻按快门，单反相机上的一束光线照在暗红的硬物上。移动光源，暗红愈加加剧了我的心跳。那些被岁月磨出的暗红，沿着一种叫福贵不断头的叶瓣阴刻花纹延伸。我按下快门，再按下快门，光瞬间照在黑暗中的那些生活用品和陈设上：镶嵌了玉骨的茶桌、提襟上缠了布料的竹篾、有大碗口一般浑圆的黄铜门环大立柱。光，在瞬间一次次闪亮又消逝。闪亮的时候，像开启了一日的光景、一月的光景，或者更多时间的光景。光景里有清晰、光亮、鲜活的人在活动，甚至我还能听到一些时期、一些场景的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闪光消失，屋内静寂，昏暗好像也把我带进万籁俱寂

的世界，人和事随即消失。

心绪慢慢平稳，一幅大约10英寸的黑白人像，从零乱的方桌上挤向我。他戴瓜皮帽，着对襟汗衫，微微侧身坐在一张画有柳树的布景前，用倒八字眉下清亮的眼睛盯着我。

“这位是你们什么人？”我停下手里的活，望着整个黑暗气场中这张夺目、清俊的照片闷闷声而来的男主人。“不晓得。”他的回答让我错愕不解，在犹豫中我举起相机要拍这照片，他却阻拦了我。

我很尴尬，从我包里拿出100多年前发自中坝的那封信件的照片给他解释。他依然用摇头来表示自己的意思，向导在旁边的帮忙词不达意，昏暗中的窘态便跟屋里堆放的物件一样邈里邈邈出现。后来，向导又解释了几句依然徒劳后，领我去其他人家走访。

微雨蒙蒙。素描一般的这个以前叫中坝的村落，还埋伏了什么？

我在村中走访，两个多小时后准备返回，快到村口时，先前那位不告诉我照片是谁的人瘸着腿追了过来。他说，“看了看，你们不像其他人！”他涩滞的喘息挟带了歉意。

再次进那座院落时，我抬眼望了一下西厢房。雨要停了，光亮漫在滋润的青瓦上，逶迤放射出一种激动和矜持。是的，那是岁月的矜持。修建房屋的人在房脊、瓦当上雕砌的“福禄”图案尽管已经朦胧，可透射的祝愿千百回转向身旁的青苔和瓦楞、近旁的树木、远处的苍山、高处的穹宇传递。

这次，男主人匆匆招呼我，从案桌上我不易查到的地方摸索出一册32开本的小册子，说是家谱，并且指着桌上先前我问的那张照片说，上面有他。

这是用很普通的白纸裁剪合订起来的册子，十来页，用并不好看的毛笔字抄录而成。首次抄录是1999年大年三十，抄录者附了“希万分珍惜，相传于世，源远流长。逢年过节供奉，辈辈相传，万勿失落”的话。第

二日，也就是己卯年正月初一，再由男主人刘继善抄录，抄录后又写了这么一段话：

这是我们的根，刘门世代宗谱。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先人牌位埋葬时，由秉坤大叔亲笔抄录，留后辈。土改时几经荡劫，七零八落。幸由叔母在废纸堆中将此本捡起，精心收藏，总算免于失落，时至今日。

这册简易的宗谱中，近世显赫的人物是民国时由省府委任的礼县下四区区长刘远泽。他于一九四七年逝世，他的后裔有几个葬于新疆八一师一九四九团某个场地。而刘远泽的先祖，有一个在光绪年间被例授登仕郎、修职郎，享六品衔。

再不用问，案桌上的照片，就是刘远泽。我再一次凝望他，他的目光清澈、坚定而有力。他的柔顺的短八字胡须下，地包天的厚嘴唇若鼓胀的青葱豆荚，洋溢着一种激情与张力、一种宽厚与弘毅。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但一定能猜想到刘远泽当时的一丝心境：现场的从容以及对未来的希冀与追逐。

哲人常说，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但哲人往往说这话的时候把时间的影子巨大而沉重一类的话省略了，或放在其他地方告诉人。其实，活人在世事面前的弱小有时会被放大，而世事在时光面前的强大往往又显得特别渺小。人与世事的抗争，显然在时光面前只会留下人和世事都自以为是的或深或浅的影子。就像刘继善一样，他经历的那些我可能还完全不知，但却能感知，能感知时光过早给他留置了凄惶。

“碰到了梦一样的光阴，可我老了……”送我的时候，刘继善悄声对我说。

（卜进善，甘肃作家协会会员，媒体记者。曾用笔名卜楠、卜一。作品见《人民文学》《散文》《文学界》《山东文学》《延河》《星火》《飞天》等刊物。出版有文化散文专著《杜甫在陇右》。）

春风清点空谷（组诗）

■ 凌晓晨（咸阳）



凌晓晨：陕西永寿人，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水文化专家，咸阳市诗歌学会会长、市职工作协副主席，咸阳九叶枫诗社社长。出版诗集《黄土色泽》《水荒》《火眼睛》。

爬上山冈

春天的方向，被一树桃花嘲笑
一只飞翔的鸢尾鸟，悬在爬山的路上
心跳从口中吐出，话语简单
人间的风雨，如同昨天

如果我去追赶，你的情感
仿佛一茎草叶，在颗颗露珠之间
许多紫色的小花，自八方而来

爬上山冈，那棵桃树依然耸立
在另一个坡面上，你突然笑了
万物之中，隐藏着万种味道

清点空谷

如何逆行，才能寻找流水
泉水的节奏，怎样敲响时间的醒悟
让一股清澈见底的溪水，汇集天下的脚步

空谷中行走，步步草从
让春风清点空谷，兰心蕙质
抵达幽深的心灵，开阔之处岸滩停留
两岸，在不同的位置冲刷
和淤积久远的历史，青蛙和鱼类的故事
不断被你重复，偶遇的一潭水犹如眼睛

野外

拨开草丛，寻找童年扎下的根茎
土壤微湿，一只蚂蚁在平静地注视
记忆迅速逃出，春风解锁
你笑我，侍候小草的拙笨的动作

蜜蜂还是去年的吗？一树槐花白了
又一树槐花站在阴坡，含苞待放
你不敢掀开蜘蛛织成的顶盖，喊她出来
绕上你的指尖，悬挂蛛丝

氤氲的渴望，完成沐浴的幻想
我看见一束光斑和你童年的身影
闪过一棵树，隐蔽在一扇生锈的门后
一棵树与另一棵树，陨落蓝色的宁静

谷雨：覆盖

始终不渝的信心有时像闪电般突然
在无边无际的通道中
点燃我血液中临近爆炸的思念
伸向土壤的根茎，嫩叶前的花开
和那耕种后绿色迎风展现的全部覆盖

本意

想一辈子，简简单单
种花种草，听听鸟叫
用一份劳作养家，或者养老
终生孤独，一个人将生活
在敲敲打打中煎熬

碾碎我平常的思想，颠倒的来源
一束光，将文字的力量注入身体
让想象力膨胀，犹如爆炸的辐射
让我想到一个远方的你，一直在等待，印证灵魂结合的甜蜜

阳光，鲜花，美丽，允许归你
我可以原路返回，去捡拾
童年遗弃的灰烬，余温
会让我的梦想，在枯萎中长出
如果运气好
还可以生儿育女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万物生（外二首）

◎董雅丽

流水生出洁白的浪花
天空生出五彩的翅膀

泥土的掌心
生出一只蚂蚁的歌唱
一棵草倔强的额头
生出晶莹的泪花
流连人间的枝头
一只喜鹊圣洁的腹部
生长出一串清脆的佳讯

莲花盛开一朵感恩
一滴水，滴落包容
大山高耸海的胸膛
生溪流，生风涛，生兰草
生九色鹿纯净的眼神

尘埃里生出花朵
黑夜生出群星
黎明在春天的阵痛里诞生

听雨

听，一朵月季午夜的喃喃细语
听，孤独者思索的脚步
车流穿梭人间急促而迫切的喘息

听一个人的心跳
清丽，有序。轻轻地呼唤
空阔地留白。一滴水从空中落下来
完成一个击鼓者
短暂而决然的使命

时间滴落成海。数以万计的奔赴者
掀起浓墨重彩的浪花
一声鸟鸣的切换里，瞬息
凝固如钟
有足够的耐心让寂寞酿成一首歌
破晓时分，歌声决堤如虹

思维在葱茏的风影里清醒地飘荡
光从油桐掌形的叶面反射过来
谁把五月潮湿的一句问候
送到耳边

五月末

雨落过几场
河流在混浊和清澈间纠结交替
此刻，鸟鸣的欢愉抵不过
一株麦子对阳光的渴望

枝繁叶茂地绿。涌动的热切
是夏的蓬勃。也是一颗心有力的
跳跃
依旧，有好消息从一个中心起飞
传遍大江南北
依旧，有不愿退却的花蒂
绽放在时节婉转的鬓边

静待成熟。麦芒在第一道曙光中
抖落一滴雨水
泥土在雷声响彻云霄后
又一次坦荡心迹
从山坡到平地，从城市到乡村
金色之梦，帷幄有序
被逐一用心铺开

母亲早早返乡

赶夏收之前，把晾晒场地整理平展
而我一个久揣金属的人
对开在田埂上的一朵打碗碗花
起了觊觎之心

季节的花事

◎李逸文

如果不是时光的皴染
转瞬之间
一场花事就到眼前
千朵万朵
好像千万张笑脸
仿佛在顾盼之间
就能够看得见
发自肺腑的情感
无意去窥探
无意去缠绵
倘若不是命运使然
谁会去把追寻的脚步放慢
往事如风何必留恋
绽放是对生命的承担
一场花事色彩斑斓
就是早已经许下的诺言

既然开花是一种必然
季节就是一个期限
晴也绚烂
雨也娇艳
是美的展览
也是力量的考验
让所有的视线
因为美丽而赞叹
不必在意那些窥探

不必在乎那些傲慢
甚至
就连摧残
肆意野蛮的折攀
都可司空见惯
坎坷与平坦
不是衡量生命的标杆

假如季节的花事不再短暂
记忆里也不会留下遗憾
来不及伤感
来不及慨叹
把一场花事看作一场大戏上演
把一场追寻当作一场生死决战
起起落落坚守住底线
朝朝暮暮怀揣着不变的信念
走过一片风雨却一个心愿
经历一个夜晚见到一片蓝天
不要说曾经的辛酸
哪怕未来的日子依然艰险
成长的历程少不了磕磕绊绊
前行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只有把自己
当作钢铁锤炼
花开的时候
笑靥如阳光灿烂



西秦诗苑

丝路诗潮